

“支教带上联合国”： 让大部分孩子性知识水平先及格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近两年,短期支教受到了诸多批评。批评声之下,高校社团、公益组织支持的支教活动,无不在寻求改变:服务对象向留守儿童倾斜、注重陪伴,内容上更偏向农村中小学课堂上缺少的心理、生理卫生等课程。尤其在儿童遭受性侵害新闻频发的当下,性教育课程也成为新的补充点。

今年夏天,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玛丽斯特普你我伙伴、北京市红十字会防艾核心小组、南京你我青年关爱社等多家组织共同发起了“暑期支教带上联合国”活动。向所有支教团队发出邀请:在支教的时候,对当地10岁以上的青少年群体开展支教工作。

怎样带上联合国呢?

主办方提供性教育视频一套、视频使用指南和性教育相关资料,支教团队按照规定使用,同时在微博进行反馈。9月1日前提交指定资料并获主办方认可的团队,将获得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共同签发的社会实践证书。

玛丽斯特普项目官员王龙玺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活动邀请发出后效果很好,原本预计只有70个团队,结果报名的有140多支队伍,后来还不断有人询问是否可以加入。所以,后续会开发成一个长线项目,希望一年内能有1000数量级的团队加入,其中10%能够与学校达成协议固定播放,在支教团队离开后也可以常规开展。整个过程没有什么成本。

让大部分孩子先达到60分

为什么会选择让支教队伍播放教学视频的方式?王龙玺说:“原有的性教育方式成本比较高,而效率低,去年一年我们制定了整体的性教育战略,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支教融合就是其中一个内容。每年有大量的团队去各地支教,我们就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开发了一套十集的动画视频课程,涵盖了最基本和全面的内容。”

“从这次的经验看,视频还是比较适合初中高中中职,小学只有1、2集比较适合,再就是需

要有一些配套,比如推送微信以便后续解答疑问,有些团队也希望能有可以配套的活动一起给学生玩。”王龙玺说。

对于这种性教育方式能够达成的效果,王龙玺说:“我们做过一些前期调研。很多人都觉得线下真人讲课更有互动性,但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其实不是这样。”

王龙玺举了歌路营一千零一夜的例子,因为信息准确、规模极大、成本低廉而且是持续改变,每天15分钟持续1年2年要远比一次2小时影响大。性教育也是类似,其实10集的课程内容要比绝大多数国内提供的真人课程全面很多,而且理念也都不错。只有很少数的例如5~7天的深度夏令营才能提供相同的内容,虽然在讨论上更深入,但是成本也极高。

“而且我们机构认为目前性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让大规模的人达到60分的水准,而不是少部分人达到90分。”王龙玺说,“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播放视频和有云端的咨询,都要比单纯的人员讲课有效得多,信息一致也非常重要,传统培训的讲师授课风格、内容、理念、质量

其实差异都很大。当然这个好不是说完全替代,而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这是我们认为最适宜的策略。”

性别研究与倡导类社团更积极

谢卓燕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即将升入大三的学生,她所在的复旦大学“认性社”暑假组队前往山东省东营市龙居镇一所小学支教,也是此次活动参与团队之一。

但谢卓燕并不是零基础,她从小一起就给学校的大学生做性教育,大二开始做儿童性教育,与上海闵行区一所打工子弟小学建立了固定联系。而对于自身的知识积累,谢卓燕说,除了从高中起就看看果壳、青杏之类的公益活动,接受了校红十字会、上海青艾和玛丽斯特普等机构的培训。

由于活动是自主申请,平时关注性教育或接受过相关培训的社团,会更主动地申请参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的程世燕也是如此。而“认

性社”和“青春健康同伴社”支教队伍也有着共同特点,“认性社”此次支教的主题是生命教育夏令营,“青春健康同伴社”也是以生理健康为主题,与“支教带上联合国”十分契合。

性教育内容还需更细致规范

“认性社”的生命教育夏令营分三个部分:生理教育、心理教育、死亡教育。“玛丽斯特普的活动对于其他的支教团队来说,可能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附加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相当于是在辅助上课。”谢卓燕说。

与支教地沟通的过程也非常顺利。自愿前来的孩子大部分是三年级到六年级。通过学生填写的反馈问卷可以看到,经过学习,绝大多数孩子对“月经是什么”、“被性骚扰了怎么办”、“艾滋病传播的必要条件”等有了正确的认知。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青春健康同伴社的程世燕则表示,对于从未接触过性教育的孩子来说,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次教太多。视频教程还需要更细致一些。

薛之谦携手崔永元:在我还有人气的时候,多做一点公益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8月13日上午,第十届“爱飞翔·乡村教育项目”之乡村教师培训正式开班。150位来自内蒙古、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乡村教师齐聚北京,参加“爱飞翔·乡村教育项目”为期十二天的游学式培训。

“爱飞翔·乡村教育项目”以软硬件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乡村教师的培训提高其自我学习的意识、动力和能力,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乡村学校师生拓展对外交流与学习的渠道。

2016年是爱飞翔的第十个年头,截至第九期,项目已经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为来自甘肃、四川、湖南等十多个省市的1900多名乡村教师提供培训,间接受益学生超过50000名,合作企业超过100家,调动志愿者超过3000人,公益导师超过100名。

在项目执行上,爱飞翔采取自我运作模式,全程使用志愿者和公益力量进行策划与执行,降低了社会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同时也能让社会公众通过参与公益了解乡村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开班仪式是由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同学自发组织策划的。

在开班仪式上,著名音乐人薛之谦受聘担任2016年爱飞翔项目“首席梦想官”,与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崔永元同台,为乡村教育助力,并以个人名义向该项目捐赠20万善款。

一个是耿直的段子手,自称愤青;一个是出名的实话实说,更爱干实事。薛之谦和小崔两个平日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在公益舞台上碰出了火花。

希望有影响力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崔永元:2006年我组织了一次长征,在这个路上大概走了230多所学校,我经常跑去旁听,有一次听到老师给大家讲飞机,说飞机有多大、可以飞多高、可以载多少人。学生就问乘客坐在什么地方,老师告诉他们坐在翅膀里。我就想我应该办一个乡村教师培训,如果老师都坐过飞机、高铁、在大剧院看过芭蕾舞、游过黄浦江,有过这样的经历再回到学校,孩子们一定会特别崇拜他、爱听他讲的课。就是从这么一个很朴实的念头做起来。

今年做第十届,我的同事说,你愿不愿意找一个人和你一起站台?我说什么人?他说有一个人叫薛之谦,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他。我说还能比我受欢迎吗?他说比你受欢迎10倍。我不太相信,我很少在网上混。结果来了确实是,我跟薛之谦进来往那儿一坐所有镜头都对着他拍照,就像10年前我一样。我也红过,10年前,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给年轻人一点触动。

但是今天做的是社会公益,不争风吃醋。我们当然希望有影响力的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站在这个台上振臂一呼,让更多的人响应,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响应,那这个社会该有多温暖。

你的十年和我的十年一样也不一样

薛之谦:10年前我也红过,但后来过气得太早了,所以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带领大家。我是最近差不多三个月才红的,所以最近才有这个能力去带领大家参与到这个公益项目里面,我也特别开心。

有崔老师在,我很信任这个基金会,愿意参与到这个公益项目,这也是我的荣幸。在我现在还有人气,可以在带动别人的情况下多做一点,说不定哪天我也过气了,没有这个机会了。

崔老师坚持了做公益做10年,如果说我跟10年有什么关系的话,我是一位坚持做音乐10年的人,其实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做音乐并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它跟做公益有一样的共同性,就是没钱赚的,一样的非常辛苦,而且绝对地抑郁。

但现场的乡村教师们所坚持的10年和我所坚持的10年有本质的区别,我坚持做音乐归根结底为了我自己,我希望很多人听我的音乐,很有面子,可以赚

到更多的钱。但现场每一位老师为的是大爱。崔老师跟我讲一些数据,前两年的时候,有很多乡村教师的工资才200块,坚持10年更不容易。

希望改变年轻人的观念

薛之谦:在乡村很多小孩是留守儿童,他们最最依靠的就是老师,当一个老师教育他们的东西都未必是对的话,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吓人。崔老师说特别特别好,有70%的人都在乡村接受教育,乡村教师完全影响着我们的后一代,所以,这些帮助需要当机立断,立刻去做。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和“爱飞翔”基金站在一起。我这个人骨头还算蛮硬的,做音乐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一个人去花钱买过我的专辑和一首歌,因为我感觉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恳求大家,希望你们一起参与,哪怕每个人只捐出1块、10块。

我们想改变年轻人的观念,你可以做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比如平时很喜欢纹身的人,少纹一个图案,节约10块钱就可以去做公益;你平时喜欢玩车子什么,少买一个真皮座椅就可以捐,量力而行。作为“爱飞翔”的大使,我希望在我的辐射范围内,大家可以听到并参与进来,关心我们乡村教育机构,让

更多的小孩得到更好的教育。

我们承受风言风语的能力更强了

崔永元:十年前项目开始时,我们觉得自己想得很好,但实际做起来有很多迷茫。项目前两年特别困惑,很多人会说,你让乡村教师坐一次飞机、火车,有用吗?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但是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到了效果。乡村教师和学校得到了配套支持,非常多的市民家庭参与进来,还培养了非常棒的志愿者队伍。

人们一直对公益行业有太多质疑,甚至谩骂,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气氛才会变好。但是十年走过来,我觉得公益从业人员、志愿者对风言风语的承受能力强了很多,我们现在听到这些都完全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情。而且这样踏踏实实地做公益,社会上很多人会看得到。

(问到公益传播)哪怕是我的家人,可能对我所做的公益活动都不熟悉,但我开车追尾,所有人都知道了,可能几百家媒体在报。这也不怪媒体,我们缺乏好的传播方式。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也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让更多公众有参与的窗口。今年薛之谦来了,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借此有更好的传播效果。